

高後
齋山
漫叢
錄談





談 叢 山 後

著 道 師 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後山叢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嚴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後山談叢卷一

宋 陳師道履常著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邨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眞宗旣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旣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旣和。從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旣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旣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問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輪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邨。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挨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具。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人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洩。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膻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藉民兵。非違約。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甯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

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搆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于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甯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畱誓書。而使以誓。

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卽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開兩國耶？公曰：君甯出此，願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旣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旣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旣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鼓切於龔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摹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續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也。

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卽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當使北。名用仇而實閒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閒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

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俟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漢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胡人獵而不漁。熙甯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

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

一作晃

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

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

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蟠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爵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

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之後有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歛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閒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爲不追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黃由尙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穎公初爲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人謂穎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處潞之異人也金卿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曰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萃過之及門息于廡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百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方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

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倖，王荊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蜀人句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而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後山談叢卷二

諺曰。甘草生則麥熟。苦草生則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著襪袴。紗縣相半。

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臥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爲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輿。盛服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謂之口有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爲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甃皆用輒。歲夏大雨。閤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郝瘦。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嘆曰。後

當勝己。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

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陝之守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爲高大。務經久耳。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

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壑。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壑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閒。亦免。

虞部閻見賢。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邪。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一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扃鑰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帳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醺藥水。爲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錄。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一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閒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云。吳查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各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楊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迫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常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也。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壘。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鑱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懷禪師每住持。必令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淘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正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歸。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圍。卽知休咎。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在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爲備。使候時以報技。母就蓐卽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于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筮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瑋瑁云。代北界天池。止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碑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